

1945年，湖南湘西，
一场勋彪青史的凯歌之役……

最后一战

曾凡华☆著

中日湘西雪峰山会战纪实



最后
归宿



最后一战

中日湘西雪峰山会战纪实

曾凡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战：中日雪峰山会战纪实 / 曾凡华著.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4
(麾战 · 国军正面战场抗战系列)

ISBN 978-7-5404-5338-1

I. ①最…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2209号

最后一战 —— 中日雪峰山会战纪实

作 者：高 军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李一安 陈新文 唐 明

整体设计：吴学军 进 子 郭 燕 刘春瑶 涂 灵 黄 芸 盼 盼 李 卓（插画）

排版制作：百纳设计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0

书号：ISBN 978-7-5404-5338-1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Zuihoubu Yi Zhan 最后一战

目录

上篇 兵戈武阳

第一章 运筹 / 003

1. 何应钦轻轻咳了一声，收拢了会场的注意力 / 004
2. 冈村在中国呆得久了，很学得一点“帝王之术” / 011
3. 王耀武递给他一支大叶烟，关切地说：“打完这一仗，你就回乡下去吧！” / 014
4. 坂西还是按住指挥刀，挺直身子坐了下来 / 016

第二章 在夜幕的掩盖下 / 021

1. 周志道将手挥了三下，只见两边山头上顿时冒出一些人头来 / 022
2. 作战的目的不在于占领地盘 / 025
3. “花姑娘”总还是有的 / 027

第三章 小楼昨夜又东风 / 031

1. 应饬94军提前到达 / 032
2. 这一声猛喝，把汤恩伯也吓了一跳 / 035
3. 玲木妥成无法收回成命，只得硬着头皮往武阳冲击 / 038
4. 多么美丽的死亡之花 / 040
5. 冈村知道，“大和”的沉没意味着什么 / 043
6. 大运吉而流年吉，其年大吉 / 045
7. 随着“橐橐”的皮鞋声，武阳顿成血腥的屠场 / 049
8. “攻下武冈城再刮胡子” / 052
9. 太阳旗是神的招牌 / 053

第四章 攻击迫在眉睫 / 057

- 1 对于芷江作战，冈部一直持否定态度 / 058
- 2 这一出乎意外的礼物，使陈纳德顿生新奇感 / 061
- 3 借着熹微的星光，他掏出那块镀金怀表看了看 / 064
- 4 听不见枪声，小笠原备感凄冷 / 068
- 5 突然，从前方草地上爆发出“嘎嘎嘎”的嘹呖叫声 / 070
- 6 “内山又要看我的笑话了！” / 072
- 7 用白布铺成的箭头指向敌阵 / 075
- 8 “未能见上一面，实为遗憾！” / 078
- 9 他注意到了苗族媳妇那一张白净秀美的脸 / 080

中篇 血染溆水河

第五章 后发制人 / 087

1. 中国人讲“韬晦”，日本人讲“养心” / 088
- 2 在这样美丽的地方作战，是一种罪过 / 089
- 3 钟声洪亮而悠扬，把庵内的文工团员们全惊醒了 / 091
- 4 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099
- 5 王耀武已满面笑容地坐在水磨坊等着他了 / 102
- 6 正规军的重武器在前后掩护、堵截；
土匪们却赤膊上阵、冲在前面…… / 104
- 7 泸寺保率109联队向晋马江方向进攻 / 109

第六章 山门 / 113

1. 青里在戎马倥偬中，也十分注意收集流落民间的“文物” / 114
2. 一个士兵发现了钟楼地板上有一摊血 / 118
3. “拿一个中队长去换一个勤务兵，不合算吧！” / 120
4. 阵地前，突然出现一门日式山炮 / 122

第七章 夕阳衔山时节 / 127

1. 看着冈部一个劲地按摩太阳穴，小林只好主动告辞 / 128

2. 待雄谷川三抬起头来看时，四面山头上已满是黑压压的苗民 / 131
3. 岩永旺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 138
4. “我不是替罪的羔羊！” / 150

第八章 江口 / 153

1. 该给老蒋发封电报了 / 154
2. 他发现柚树梢头，尚留有一陈年老柚 / 157
3. “靖方兄，日军已有东溃之势，请张网兜鱼吧！” / 164
4. 这一夜，儿玉忠雄的数处营盘被中国军小股“别动队”偷袭 / 170
5. 任何时候，都要在手中保持一支有生力量 / 173

下篇 反攻，反攻

第九章 南方高地线 / 177

1. 上野无计可施，只得改变前进路线 / 178
2. 韩浚走到禾场上，亲自训话 / 183

第十章 资江水清清 / 191

1. 冈部看到这张照片，感到有点惨不忍睹 / 192
2. 碰上暂6师这支鱼龙混杂的土著队伍，上野原吉十分挠头 / 197
3. 伏击他们的就是“龙六指”的“苗子连” / 201
4. “小桃红”被一顶轿子接了来，船引正之已在此恭候多时 / 205

第十一章 血色浆果 / 215

1. 回到芷江的何应钦几乎与陈纳德同时获知希特勒的死讯 / 216
2. 要讨论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使用我们的有生力量 / 219
3. 连长胡定国见日俘夺枪暴动…… / 223
4. 芷江飞机场所有的飞机几乎全部出动 / 227

第十二章 日晕而风，础润而雨 / 231

1. “最好中止芷江作战！” / 232

- 2. 全军应即转入反攻 / 236
- 3. 牟廷芳下榻的卧室显然是这家小姐的闺房 / 238

第十三章 饱依 / 247

- 1. 他丝毫未表现出要后撤的样子 / 248
- 2. “又吃到家乡的杨梅了！”杨伯涛感叹着 / 252
- 3. 卫生兵一看饭岛大队长的肠子已经外露…… / 257
- 4. “过山瑶，山过山，日军过山就完蛋！” / 259
- 5. 广田伍长是最后一名自杀者 / 266
- 6. 突然，他的镜头里出现了一支黑洞洞的枪管 / 268

第十四章 黄昏的颜色 / 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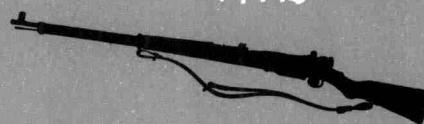
- 1. “大日本帝国已是案板上的一块肉了！” / 276
- 2. 面对分散于山林的顽抗之敌，扶助哪里肯放 / 279
- 3. 重广的悄然死去，给联队以极大的震撼 / 281
- 4. 麦克鲁亲自给一个中士班长授予了美国自由勋章 / 283

第十五章 阳秋 / 289

- 1. “已经下最后通牒了！” / 290
- 2. 由于乘务员疏忽大意，飞到中途才发现机舱内还有一挺机枪 / 296
- 3. 阳秋9月，在和风习习中，将胜利的喜讯默告给总理的在天之灵 / 302

参考书目 / 306

上篇



兵戈武阳



第一章

运 筹

1 何应钦轻轻咳了一声，收拢了会场的注意力

战时的春天总归是不谐和的。

花红、草绿，白骨杂隐其间；水秀、山青，狼烟招摇其里。战争，玷污了田园，涂炭了生灵，毁坏了春天的美。即便是湘西这片蛮荒之地，日军尚未插足，其春天的景致也是肃杀残败的。

这是1945年那个多雨的春天。惊蛰刚过，满山的梽木花白得瘆人，从空中俯瞰下去，像是一片开春未化的残雪……

一架道格拉斯C—47双引擎运输机，沿着雪峰西麓的水呼啸而下时，机场跑道上的积水溅射出两道妩媚的水花。

“My God！（上帝）”

驾驶舱里戴船形帽的美军少将耸了耸眉峰，兀自嘟哝了一句。若不是军情紧急，他是不会亲自驾机冒险穿越湘西上空的雷雨区，降落到芷江机场的。

机场上自然是戒备森严。尽管中国陆军总部传令“不得声张”，但表露在迎候官员脸上的紧张气氛却是显而易见的。

“陈纳德将军！”

“何应钦将军！”

虽说两人已多次照面，但翻译依然例行公事予以介绍，并十分机巧地避开这两位将军军衔的差距。

戴了金丝镶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的陆军上将何应钦，屈驾亲临机场迎候只有少将军衔的陈纳德，实出于战局的考虑。

何应钦先期飞抵芷江，是在4月9日接到蒋委员长密电之后才决定成行的。委员长电示：“湘、粤、桂敌似有抽集约3至5个师团兵力，向芷江及常、桃进犯之企图。以确保芷江机场，并利尔后反攻为目的，以第四方面军所属部队为主力，务于洪江、溆浦以东地区选定主阵地，与敌决战。第六战区及第三方面军，应各以有力部队策应湘西方面作战。各部队应从速完成作战任务。希遵照指示速拟具作战计划呈核。”

在党国要人中，何是很讲究“规格”的。可他清楚，此次会战，若没有陈纳德



“从空中襄助”，恐很难取胜。对这位脸色紫黑，神情严峻的瘦高个子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老板”，何应钦内心里掺和着敬畏与无奈两种成分。

抗战之初，这位美国陆军航空队已退休的驾驶员、老中队长，远渡重洋赴华担任蒋委员长的飞行顾问。他白手起家，将100架“P—40”旧式驱逐机改装、修补了50架，并招募了一支美国志愿队——“飞虎队”，来华驾机助战，将其在美国未能实现的航空理论与战术，带上了中国的天空，取得了成功。不管这种“成功”在中国以何种代价而取得，他在中日空中力量对比的逐步转换中是起了不可估价的作用的。正因为如此，陈纳德及其同僚的颐指气使，常常给“位极人臣”、官至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以难堪。

这会儿，陈纳德与他的“空军助手”艾尔索普中校走下了舷梯。艾尔索普表面上是新闻报道官，同时也是一个情报军官。他不仅在通讯事务方面是陈的得力助手，而且是陈纳德与他的表兄——华盛顿的总统间联系的最有见识的顾问。他俩在迎候的队伍中发现了从昆明先期抵达芷江的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和参谋长巴特鲁。麦克鲁鹤立鸡群地站在何应钦右侧，嘴唇总是挂着那种半是诙谐半是嘲弄的微笑。

跟随着陈纳德后面的，还有陈所钟爱的狗——一只被称为“乔”的德国种猎狗。它是陈纳德狩猎时最忠实的伴侣。

表情严肃的陈纳德与这些人寒暄着，目光却落到了机场上那一列漆着龇牙咧嘴鲨鱼头的P—40驱逐机上。这是他运用心理战术亲自设计的得意之作。他利用日本大和民族崇尚“武运”敬畏鲨鱼的心理，以此装饰使日本飞行员产生心理障碍。

这种心理战术果然获得成功，6架“鲨鱼”首次升空，即将日军一个中队打得七零八落。因此，陈纳德一看到他的这些“安琪儿”，目光就变得柔和起来。

正在这时，一架“B—29”轰炸机挂满炸弹訇然升空。

“又去轰炸日军的交通线了！”陈纳德念叨着，不由自主地伸出手臂，朝这架“B—29”打了个“V”字手势。

站在一边的何应钦见状，也不失风度地向“B—29”挥了挥手。雨后的斜阳，在他的眼镜片上激起两束反光，他不由得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

抗战以后，芷江空军基地便成了日军劫星。先后进驻于此的苏联志愿空军中队，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战斗机队、运输机队，以及中国空军赫赫有名的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即中美空军混合大队频频出动，阻截日机空袭，攻击日军目标，配合美军重型轰炸机作战，有力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故芷江机场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必拔除这颗“钉子”而后快。

去年下半年，长沙、衡阳相继沦陷。不久，桂林、柳州也被日军占领，芷江成了美国战略空军唯一的前进机场。因此，日军的这次“芷江作战”行动，就是以夺



取芷江飞机场为第一目标，然后再进逼四川，威胁中国的陪都——重庆。

何应钦心里很清楚，为稳住西南半壁江山，遏制日军的凌厉攻势，蒋介石下了死决心，非保住芷江机场不可。对此，老头子曾一再当面向他强调，这次会战将是改变日中力量对比确定反攻基础的关键，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太平洋战区形势的对比。老头子既然将此重任交付于己，他也将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以修补他俩之间的关系。

年初，统帅部就专门制订了代号为“自培计划”的反攻作战方案，相应调整了战斗序列，将几大主力改换了美式装备，何应钦亲自兼任了新成立的中国陆军司令部总司令，调兵遣将，布阵于湘西雪峰山西麓，形成了阻止日军西犯芷江，俟机全面反攻的态势。

为确保芷江机场，夺得制空权，没有陈纳德的参预肯定是不行的。和陈纳德这个美国人打交道，又比史迪威强。被称为“醋性子乔”的史迪威，与蒋委员长闹得不可开交，终被其赶回国了。麦克鲁、巴特鲁原是史迪威的幕僚，而这次又是何应钦朝夕相处，共同指挥的合作者。

何应钦也明白，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十分尖锐。集中一点，即在东南亚的抗战中是依靠陆军还是依靠空军取胜。史迪威无疑借重陆军，坚持要把通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的作战物资大部分给中国步兵进行的艰苦的地面作战使用，陈纳德却想单独用他的飞虎队打赢战争。

自然，作为制胜的武器，空军必不可少，但飞机却离不开机场，如同鱼离不开水。

那一次，史迪威到正在扩建的芷江机场，对一个美军工程兵上校吼道：“你们扩建这个机场到底干什么用？”

“陈纳德说要用！”上校回答。

“他打算怎样保护这个机场？”史迪威言下之意是陈无法保住机场。

此事后来传到陈纳德耳里，陈大为光火，把状告到罗斯福总统那里。这次为保住芷江机场，他不得不亲自赶来坐镇指挥。

史迪威一个劲地强调地面行动，而被其称为“老皮革脸”的陈纳德坚信取胜非空军莫属，把何应钦夹在当中，左右为难。因为此次会战，他既要依靠史迪威训练过的美式装备的地面部队，又要借助陈纳德的空军“襄助作战”，这就使他必然要周旋于二者之间，受“夹板气”。

在芷江机场临时设置的简便休息室里，美国人又发挥了他们谐谑的天性。当何应钦打开自己的金质烟盒，给各人递烟时，鲁巴特故作惊讶地叫道：“啊，这是何总司令的家传宝物吧！”弄得何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当参谋长肖毅肃掏出美国朗生牌打火机替他点火时，鲁巴特又一声惊呼：“哟，这不是偷了我的吗？”使肖毅肃哭笑不得。

其实，美国人对这种带有恶作剧性质的打趣已习以为常，把这看成是一种西方式的幽默。而何应钦却习惯于东方式的慎重和谨严。因此，从感情上讲，他宁肯接受日本人而不喜欢与美国人相处，这也许与自己两度去日本求学、实习，接受东洋文化的熏陶有关。

但国际上的政治、军事交流不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的，常常是习性相近者反要引以为敌，习性相左者却要引以为友。

斯时，临时改设于芷江的陆军总部大院，已被美式吉普车充塞满了，院内那两棵巨大的樟树的枝叶，张开了天然的伪装网。联合指挥作战的军事会议在一座旧式楼宇的大厅内举行，参加者除了陈纳德、麦克鲁和巴特鲁之外，还有中国军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参谋长邱维达，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副参谋长冷欣以及马崇六、彭孟揖等。

何应钦主持了这次会议。他的开场白尽管打了腹稿，仍显得冗长和琐杂。

“……据我空中侦察和搜索部队的侦察综合日军动态情况估计，日军各兵种有联合向湘西发动一场大规模进犯的企图。陆军总部决定在湘西予以回击，组织湘西会战。”

何应钦讲了通开场白后即面向地图。

“湘西与川黔桂鄂接壤，并夹杂在湘、资、沅三大水系中间，东临长衡，南瞰桂柳，西枕芷江盆地，北倚长江以南大山岳地带的门墙；这不但形成陪都重庆大外围的屏藩，也是我们抗战根据地作为来日反攻的踏脚板。这屏藩好像是我们中国天然的马奇诺、齐格菲，也可比拟为斯大林防线，成为国防要地进出东南的孔道，足可为拱卫陪都大外围的铁门……”

何应钦指点着墙上那份五万分之一的湘西军用地图，口若悬河。

“湘西的地形险峻，山峦起伏，而以雪峰山为湘西崇山峻岭的第一道脊梁。这些山岗对于攻者的障碍甚大，对于防者无形中增加了不少的抵抗力量。”

“湘西的河流纵横，使东西交通增加很多困难，但如以作战的眼光来衡量它，可说是对于防御作战的方面，必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河川夹在阵地前面，仿佛重垒的衣带水，正适于守势方面资为作战有利的凭藉……”

何应钦的口才是在黄埔军校执教时练就的。而他的军事地理学知识又得益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严格灌输。他7岁入乡塾，13岁入县高等小学，后以考选第一名，入贵阳陆军小学，获得的奖品即一本军事地图册。从此，图册成了何应钦须臾



不可或离之物，学业之余，常常翻阅熟记，一些军事要地的形势，几乎烂熟于心。1909年秋，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带着这本图册进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此后革命军兴，他返回参加辛亥之役，其地图学知识得以展露，不久即升任营长。次年，再度赴日本深造，先入振武学校，继而到日本宇都宫陆军步兵第59联队实习。越明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科。学成返国即筹办贵阳讲武学校，组织新军训。此间，他的军事地形学知识又得以充分发挥。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时，他常常亲自给学员讲授地形学。东征中，何应钦率教导第1团沿广九铁路线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的主力；他运用军事地形学知识，率部一边行军，一边进行野外演习，及至攻城时，敢死队一举而下，在涌入城内展开巷战时，军事地形学知识又帮了黄埔军的忙。此役全歼敌军一个旅，缴枪千多支。后又得知敌人万余人向淡水开来，乃率部向东迎击。开进中，何用侦察队代替骑兵在前卫较远的距离上搜索前进，求与敌发生接触，以诱敌主力过早展开，并迷惑其主攻方向，以使得自己的主力从容占领有利阵地，组织防御，选择尔后转入反攻的主要方向。是役，何应钦2000人马打败了敌军一万之众。

不久，林虎、李易标两部大军四五万人，从兴宁、梅县等地分路南下，寻求决战。何见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惫，乃率部转至揭阳、普宁休整半月以利再战。双方在达棉湖、鲤湖附近之线展开激战。人们将此役的胜利归结为“黄埔军最早战绩”。作为总教官的何应钦，自然多了一份荣耀……

讲完地形，何应钦摘下眼镜，掏出手帕细心地拭了拭，发现在座的外籍官员对他的介绍似兴趣不大，感到再讲多了，便有卖弄之嫌，只好将湘西的交通通讯状况点了几句，指出渝宝路是此次湘西战场的大动脉。之后，他将身子转向王耀武，告诉他，沿洪江——武冈之线以北，有两对既设的双铜话线，还另有一条单铁报线，故在四方面军作战地区内，可利用既设的有线通信，并可辅以无线通信，适合作战的要求。

王耀武一声不吭地盯着墙上的军用地图看着，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不住地默默点头。

何应钦接下来的那段讲话，更显得激昂和合乎时宜：

“我们中国已经过了8个年头的浴血抗战，举国因久陷内陆的供求失调，早处于贫乏的严重局面，而湘西更为生产落后的山岳地带，仅得天独厚的，是可以维持粮食的自供，其他条件就说不上了。但是所得的收获，是盟邦——美国对我们交通工具、装备补给、空军协同等的帮忙。令我深深感激盟邦美国的伟大友谊。”他瞄了瞄美国人的脸色，似无多大的反应，便握了握拳头，提高了嗓门，说：“我们中、美、英三大盟邦的联军，在缅甸密切合作，并肩作战，打败了敌寇自西南对我决战

的企图。假若我们通力合作，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新的企图，可以把湘西建成为我国一座反攻的堡垒。”

坐在靠墙一排座位上的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被美国烟草的浓烈味儿憋得难受。他才40多岁年纪，身体已明显地发起福来，战时的动荡和紧张都没有能阻止这种发胖趋势，加之个子又矮，自然成了巴特鲁等人的取笑对象。

见何应钦发言一完，冷欣便迫不及待地首先鼓起掌来，但见和者数寡，先自有了几分尴尬。

坐在他旁边的麦克鲁侧过头笑着低声问冷欣：

“你知道你的掌声为什么比我们的响亮吗？”

冷欣含笑摇头。

“是因为你的手掌肉质肥厚的缘故！”麦克鲁说完，轻声笑了起来。这一笑，一下子把全场肃穆的气氛冲淡了许多。

何应钦见麦克鲁又在开玩笑，也不便发作，只好听之任之。

美国人的幽默也可以说是轻浮，往往不分场合，这一点很使何应钦反感，每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欣赏日本人那种正规、严肃的劲儿。但不管怎样，沉闷的会场却被麦克鲁一下子给搞活了。史迪威曾将此称作“麦克鲁效应”，言下不无欣赏之意。

这大概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何应钦轻轻地咳了一声，收拢了会场的注意力，并示意肖毅肃把会战的部署简要作一概述。

一直正襟危坐的肖毅肃霍地站了起来，几步走到地图边，神色庄重而冷峻，透露出一股军人的刚毅。

他是行伍出身，早年入云南讲武学堂，在川军中，一直从连长逐级升到旅长，抗战之初才升任第43军副军长。后史迪威组织远征军，他任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去年从缅甸回国后改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因与美国人打交道多，掌握了他们某些心理，故能常常在他们之间玩点纵横捭阖之术，知道陈纳德与史迪威有矛盾，麦克鲁又是史迪威陆军系的人，有时便来个“以夷制夷”，作为对麦克鲁等人奚落自己的回击。

“不久前应召回国的史迪威将军曾经断言：日军最终将无法保住他们过长的供应线，攻势自然会停止；同时，要挽救日军攻势所指的第一批机场已为时太晚。可目下，日军攻势仍未停止，要保卫攻势所指的芷江机场则为时不晚。”肖毅肃一鸣惊人，以中国军人少有的率直，语惊四座。全场立即静了下来。他看见麦克鲁低下头，装作若无其事在玩弄烟嘴，而陈纳德却投给他以鼓励的目光。